

(II) 芥川龙之介 著

段树军 译

神々の微笑

诸神的微笑

日本文坛鬼才
•芥川龙之介•
怪谈全足译本



诸神的
微笑
◎
神々の微笑

(日) 芥川龙之介 著

段树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诸神的微笑 / (日) 芥川龙之介著; 段树军译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108-3871-2

I. ①诸… II. ①芥… ②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3290 号

诸神的微笑

作 者 (日) 芥川龙之介 著 段树军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9
字 数 19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871-2
定 价 34.80 元



《 目 录 》

罗生门 / 1

竹林中 / 8

地狱变 / 18

烟草与魔鬼 / 48

诸神的微笑 / 57

河童 / 70

蜘蛛丝 / 121

龙 / 126

蛙 / 137

仙人 / 140

报恩记 / 145

虱子 / 164

黄粱梦 / 171

魔笛与神犬 / 173

女性 / 183

杜子春 / 186

老年素盏鸣尊 / 199

两个小町 / 218

小白 / 229

桃太郎 / 241

齿轮 / 248

罗生门

夜色将晚，有一位家将正在罗生门下等待雨停。

空旷的大门旁除了他再无旁人，粗圆的桂木门柱上的红漆已显斑驳，上面趴伏着一只蟋蟀。罗生门位于朱雀大路的尽头，按理说，不论如何也得有两三个头戴高高的斗笠，或三角形软帽的过路男女来此避雨。然而直到现在，到这儿来避雨的却只有他一个。

这其中是有原因的，京都近两三年连连遭灾：地震、龙卷风、大火、饥荒，反复不断。京城衰败了。根据记载，连佛像和祭祀用具也难逃厄运，木料被人堆在路旁当柴来卖，不管是否涂着红漆或装饰有金箔银箔。当京都成了这般光景时，罗生门自然得不到修缮，自然是没人来管，无从提及。于是，狐狸、盗贼，都高兴地来往，以至成了一种惯例。一些没人认领的尸体都扔在门里。每逢夕阳西下，罗生门便是鬼气森森，慢慢地谁都不敢来了。

人迹在这里绝迹后，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起的遮天蔽日的鸦群。白天看去，高高的门楼上空，总有成群的乌鸦在盘旋啼叫，尤

其是到了傍晚的时候，乌鸦就像是誰在天空当中撒满的黑芝麻，看起来格外分明。显而易见，这些乌鸦是到罗生门来找一些腐肉吃的。今天也许是时间太晚了，这里竟然没有看到一只乌鸦，但是在那些长满苔藓的台阶和四处倒塌的砖缝中，零零点点的白色鸟粪还证明着它们的存在。

这名家将的衣着表明了他的生活十分拮据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宝蓝色棉袄，在最高的一级台阶上坐着发呆，他的右脸上长着一个大大的肿胀，在这细雨飘落的黄昏，为他平添了几分烦躁。与其说这个家将是在避雨，倒不如说他更像个无处可去的流浪汉。要是在平时，他这个时候还能回到雇主的家里去混顿饱饭。可自从四五天前他被主人辞退了之后，就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之前我们曾经说过，如今京都城已经是衰败不堪，这名家将的遭遇无非是这衰败景象当中的一点涟漪。

雨越下越大，从申时开始就断断续续飘起的雨丝，到了酉时居然越来越大。家将呆呆地坐在台阶上，发愁明天将何去何从，他甚至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有一顿饱饭吃。就这样，他一面沉浸在自己漫无目的的思绪当中，一面听着朱雀大路上雨水打在地面的声音。

雨水不停地下，渐渐的包笼了整个罗生门，风声夹杂着雨声，和黄昏一起到来，抬头望去，一片片乌云从门楼的飞檐上缓缓压下，让人感到窒息。

家将反复地思考了许久，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，只好不择手段地活下去了，不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饿死街头，然后就像是这罗生门

的腐尸一样，被人们扔到这里。当然这一切仅仅是个设想，如果真有家将这么做的话，能不能下得去手，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。

天气凉了下来，家将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然后从冰凉的台阶上站了起来。京城的夜晚很冷，已经需要烤火了，暮色当中，一阵凉风从门柱之间吹过。而那只趴在红色柱子上的蟋蟀，早就冷得不知道藏到了哪个角落。

家将耸了耸肩头，将脖子缩进宝蓝色的棉袄里，不住地向四周张望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没人能看到，又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先睡一觉。然后，他便发现了一排木梯，木梯宽宽的，涂着红色的漆，看样子是通向顶楼。即便是楼上有人，想必也只是些死人，并不影响自己休息，于是家将将自己腰间鲨鱼皮柄的腰刀拔了出来，并且脱下自己的草鞋，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向顶楼走去。

一只像猫一样弓着身子的身影，便出现在了通往罗生门顶楼的宽梯上，他慢慢地爬到了台阶的顶端，借着上面若隐若现的火光，映出他短短的胡须和右脸上的肿疮。本来家将以为楼上全部都是死人，可是在他爬上两三级台阶的时候，发现楼上似乎是有人在点火，火光在挂满蛛网的藻井上晃来晃去，一看就是有人的样子。敢在这个时候在罗生门上点火的人，一定不是什么等闲之辈。

家将将自己的脚步放缓，轻轻地伏在台阶上，像壁虎一样偷偷地向上爬去。爬到顶楼的时候，他放低了自己的身体，悄悄地探出头向房子里面望去。

就像是传闻的那样，屋顶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很多尸体。由于火光

太小，具体有多少具尸体看不清楚，只能看到一具具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。这些尸体像泥像一般，张着嘴伸着胳膊，凌乱地倒在地板上。都黑漆漆的看不清楚，只有灯光照到的地方才能看出来他们生前的样子。

空气中弥漫着腐尸的臭气，使得家将不得不捂住自己的口鼻。但是接下来他看到的景象让他忽视了空气中的臭味，一种莫名的情绪迅速占据了他的大脑。

因为他看到在这堆尸首的中间蹲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穿着棕色的衣服，看起来像是个老太婆，只是又矮又瘦跟个猴子一样，老太婆右手当中拿着一个正在燃烧着的火把，仔细打量着一具死尸的脸。那具尸体的头发长长的，看起来分明是属于一个女人的。

家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屏住了自己的呼吸，耐心看了下去。只见那个老太婆将火把插到了楼板的缝隙当中，然后用双手紧紧掐住了死尸的脖子，随后小心翼翼将女尸的头发一根根地拔了下来，就像是老猴子给小猴子抓虱子似的。

随着女尸的头发被老太婆一根根地拔下来，家将再也沉不住气，此时的他觉得自己怒火中烧，这种怒气并不仅仅针对这个老太婆，而是对所有罪恶现象的一种反感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和家将谈及他刚刚所思考的问题，到底是选择饿死还是当强盗，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。他的怒火被老太婆插在楼板缝隙的火把，熏烤得越来越烈。

他并不知道老太婆拔死人头发有什么用处，甚至他也不知道老太婆究竟是不是好人，但是他直觉地认为，能够在雨夜的罗生门上干出

这样的事情来，怎么也不能算是好事，这个时候，他早就将自己刚刚想做强盗的事情抛在了脑后。

看到这里，家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他双脚一蹬台阶，一个箭步窜上前去，握住腰间的刀柄向老太婆走去，老太婆看到他的到来大吃一惊，急忙从死尸身边弹起想要逃走。

“呔，哪里走！”

家将越过尸丛跑上前去大声喝道，挡住了想要逃跑的老太婆。老太婆伸出手去想要将他推开，可是她的力量又有多大呢？家将一把将她拉了回来，随后和她在尸体丛中扭打了起来。当然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家将最终战胜了老太婆，并且揪住老太婆瘦骨嶙峋的胳膊，一把将她按倒在了地上。

“老实交代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不说的话我就杀了你。”

说着，家将将腰间明晃晃的刀拔了出来，向着老太婆比划道。可是老婆子只是两手发抖，默不作声，气喘吁吁地耸动着双肩，两只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当中蹦出来，嘴紧紧地闭着。家将看到老太婆已经被自己制服，就平息了自己心中的火气，放缓了自己的口气，只是想搞清楚老太婆究竟是要做什么。

“我并不是巡捕，只是从这里经过的一个路人，我不会把你送到官府的，你只要告诉我你在这门楼当中到底在做什么就行了。”

听到家将这么说，老太婆似乎是松了口气，她瞪着自己的双眼，用一双死人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家将的脸，然后将纠结到一起的嘴巴慢慢地抖动，一点点地牵动着自己的咽喉，一点点从喉咙当中挤出像

乌鸦般的声音，向家将说道。

“我拔掉这些头发，是用来做假发用的。”

听到老太婆竟然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才拔死人头发，家将的内心当中不由得感到一阵失望，刚刚被自己压下去的怒火又一瞬间回到了身上。老太婆察觉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，急忙摆动自己手中的头发，向家将解释道。

“拔死人的头发，的确是不对的事情，不过上面的死尸，生前都是靠这样活着的，我拔头发的这个女人，活着的时候会把蛇肉切成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晒干了当作干鱼拿到兵营去卖。要不是最后因为被传染上了瘟疫，相信现在还是在做这样的营生，他卖的干鱼味道很鲜美，兵营的人都非常喜欢吃。她欺骗别人是不对，可是要是不这么做她就会饿死。同样，你觉得我做的不是好事，可是我不这样做，我就会饿死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，我相信她如果知道了，一定会原谅我的。”

家将将手中的刀插入到刀鞘当中，左手按住刀柄，冷淡地听着老太婆的诉说，右手还时不时地摸一下自己脸上的肿胀。他听着老太婆的诉说，似乎将饿死这件事抛到了脑后，似乎老太婆的话说服了自己，所欠缺的勇气一瞬间涌上了家将的身体。

“原来是这样吗？”

老太婆刚刚说完，家将就这样说道，然后他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，将自己的手离开了脸上的肿胀，一步跨上前去，紧紧地抓住了老太婆的衣襟，凶狠地说道：

“那么我剥下你的衣服也不要怪我啊，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我

会饿死的。”

家将将老太婆的衣服剥光，然后一脚将老太婆踢到尸体堆里，大步地走向楼梯，夹着刚刚剥下来的老太婆的衣服，几步就从门楼上走下去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

几分钟后，才缓过神来的老太婆从尸体当中爬了起来，拿起地板上的火把，摆动着光赤的身子颤颤巍巍的像楼梯口挪去，等她向外张望时，外面早就已经恢复成一片黑暗了。

谁都不知道家将后来去了哪里。

一九一五年九月

竹林中

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一个砍柴人的证言：

是的，是我先看到的那具尸体。跟平时一样，今天早晨我去后山砍杉树，然后我看见山后的荒草丛中躺着一具尸体。那里离山路有一里地的样子，长满了小杉树和竹子，平时很少有人到那里去。

那具尸体看起来像个城里人，他戴着一顶老式的花帽，身上穿着浅蓝绸子的外衣，仰面倒在地上，在他的胸口上有好几处刀伤，连尸体旁边的竹叶都染红了。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的伤口已经不流血了，干干的伤口吸引了很多马蝇在上面。

除此尸体旁边杉树上挂着的绳子之外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地上的草和落叶被踩得很乱，好像有他们之前就在这里战斗。什么？马？那里怎么可能有马？那个地方马是进不去的，能走马的山路，还在草丛的那边。

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一个行脚僧的证言：

我见过这个人，昨天中午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和一个女人一起骑着

马，走在关山到山科的小路上，那个女人一直低着头，我没有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，只是看到她当时穿着一件胡枝花纹的衣服，对了，那马是一匹棕马，大概有四寸高的样子^①，两缕长髯披在脸上。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所以这些不是太懂。至于那个男人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他挎着一把腰刀，还带着一把弓箭，在他的背后背着一只黑漆漆的箭筒，箭筒当中插着二十多支箭。

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仅仅一夜的时间，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正所谓人生朝露，电光火石。哎，不说了，真是件让人伤心的事情啊！

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捕手证言：

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多襄丸，是我抓住的，他是一个有名的强盗。当时我捉住他的时候，他正从马上跌下来，在栗田口的石桥上大声叫痛。抓住他的时间大概在昨天晚上初更的时候。那时他带着一把没有鞘的刀子，穿着一件蓝黑色的绸衫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。并且当时他还拿着一把弓箭，看起来这些都是死者生前的武器，由此可见，凶手一定就是这个人了。弓箭，腰刀，黑漆箭筒，还剩下十七枝鹰羽箭，这些全部都是死者生前的东西。对了，还有那匹马，那匹有两缕长髯披在脸上的棕色的马。他就是从那匹马上摔下来的，真是因果报应啊。那匹马现在被拴在石桥边，正在啃食路边的青草。

在京师的大盗当中，这个叫做多襄丸的家伙是出了名的好色。他

① 日本古代计马体的高度，以古代日本尺四尺为基础，单说它的余数。

曾经在去年的秋天，在鸟部寺宾头卢大佛的后山当中，杀过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女香客。而这次在他杀人之后，那个骑马的女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对不起，我的话有点多了。

受巡捕官审讯的时候一个老婆子的证言：

这名死者是我女儿的丈夫，叫做金泽之武弘，今年二十六。他不是京里人，而是一名若狭国国府的武士。他的性情非常温和，没想到竟然被人杀害了。

我的女儿今年十九岁，叫做真砂。她有着小小的瓜子脸，左眼角处有一个小黑痣，她的肤色偏黑，是个很要强的女孩子，除了武弘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男人。

她昨天是和武弘一起到若狭去的，可是没有想到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真是前世的冤孽啊！我的女婿已经死了，女儿现在下落不明，这可叫我怎么活啊？！请你们一定要看在我老太婆孤苦无依的份上，就算是砍光了山上的草木，也得找出我女儿的下落。这个叫多襄丸的强盗最是无耻，他不但杀了我女婿，还把我女儿……（以后痛哭失声，说不出话来了。）

多襄丸的口供：

这个男人是我杀的，但是那个女人我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我没有杀她。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惩罚我，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我都已经认罪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

昨天下午，我在路上看到了这对夫妻，当时正在刮风，风把笠帽的面纱吹起来，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女人的长相，不过只看了一眼就被她迅速遮住了。可能就因为这样吧，我觉得她就像是一位女菩萨，所以我当时就动心了，一定要得到这个女人，即便把这个男人杀死也一定要得到她。

对我来说，杀一个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，并不像你们觉得那样是一件大事。不过我杀人是用刀的，而你们用权利、用金钱、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用一句话就能够杀人。你们杀人是不流血，甚至你们杀的人还活着，可是即便如此，你们也是杀了他们。如果说犯罪的话，到底是我的罪责大，还是你们的罪责大？

如果不用杀这个男人也能得到这个女人的话，其实是不错的选择。我当时也是那么想的，尽量不杀这个男人。可是在那条山科大路上，显然不适合动手，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将这对夫妇引到偏僻的地方。

说起来其实很简单，我接近他们并成为了他们的旅伴，然后对他们说，在那边的山上有一座古坟，坟里面埋着很多古董，我已经悄悄地把那些东西埋在了山后的乱草堆里，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我可以便宜一点卖给你。那个男人听到我说的话，好像有点动心。你们都知道，贪心这个东西非常可怕，所以仅仅是在半小时之后，那对夫妇便和我一起向山路走去。

穿过了一片草丛之后，有一片小竹丛。我指着前面说，宝物就被我埋在了那里，一起过去看看吧。前面我们说过，那个男人当时已经起了贪念，于是他叫女人在马上等他，要跟我去看看。草丛很茂密，

马是进不去的，正符合我将女子留下带男人独自过去的想法。

男人在后面跟着我，走了大约有十几丈的样子，然后走进了一个杉树丛中，这里竹子已经很少了，真的是动手的绝佳位置啊！于是我将草丛拨开，和他说我就把宝贝埋在了杉树下。这个男人听到我这样说，就急忙向杉树跑去。等我走到那里的时候，他正在四处找寻，于是我趁他不备将他按倒在地，然后将他捆在了一棵树上。他的身上带着腰刀，看样子也是会武术的人，可还是没有挣脱我。至于绳子嘛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是一个强盗，绳子总是随身携带的。当然，为了怕他的叫嚷声被女人听见，我随手从地上抓起了一把竹叶，塞进了他的嘴里。

我将这个男人绑住之后，就跑到那个女人的面前，告诉她男人突然发病了，叫她去看看。这一下果然正中女人的弱点，女人急忙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，我拉着她的手，一起走到草丛当中。到了那里之后，她看到男人被绑在树上马上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小刀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性情这么烈的女子，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我躲闪得快的话，相信她的刀子已经捅进了我的肚子里。可是我是大盗多襄丸，我并没有拔刀，随手就将她的刀子打落到了地上。不管多么强势的女人，手里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。最终我并没有杀掉男人，就把人搞到手了。

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想杀死那个男人，可是当我从地上嚎哭的女人身上起来，向着草丛外面逃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却发疯似的拖着我的胳膊。断断续续地哭喊着：“要么你死，要么你杀了我的丈夫，两个人只能有一个活下来。”她一面哭着一面喊叫到，直到这个时候，我